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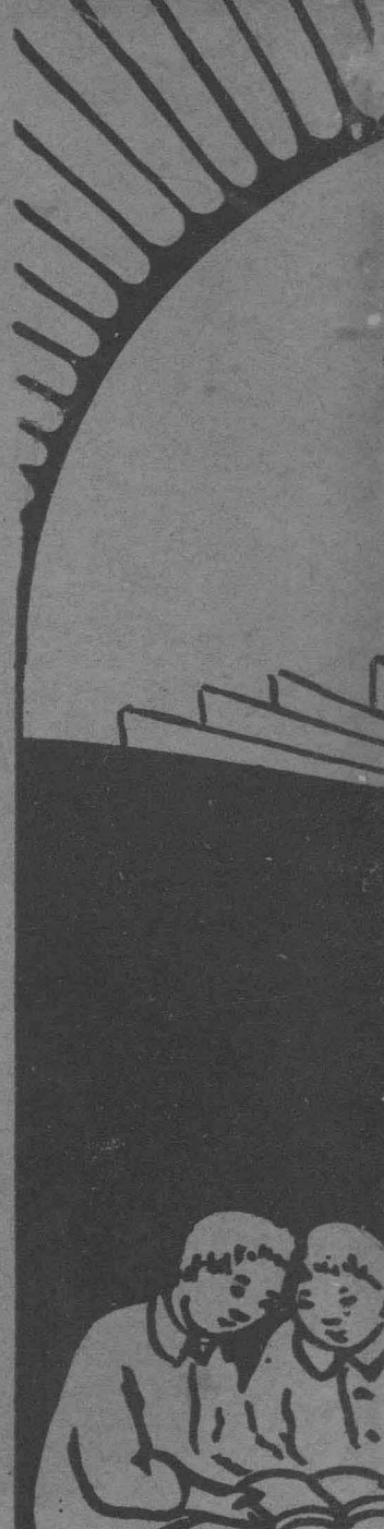
問明活葉文选

開明活葉文選

分級合裝冊

乙種第十一

開明書店印行



編印凡例

一 本文選專供中學以上各校學生國語文科講習或自修之用。

一 本文選廣收古代及現代著譯之散文律語各體，編印先後，不立一定程序，任教師或學者自由選用。

一 爲教授者選用時便利起見，特審度內容難易及文體性質，就中學六學年，分本文選爲甲乙丙丁四種等級，標注於題端：

甲 初中一二年級適用

乙 初中二三年級適用

丙 高中一二年級適用

丁 高中二三年級適用

一 本文選所選文字，悉照原本鈔印，不加刪節。篇中字句有各本不同者，並爲註明。

一 本文選悉依新式標點法標點句讀，劃分段落，以便誦習。

一 本文選另有詳細註解，正在編印中，印成後另行發售。其作者本有自註者，則附印於本文之後。

一 原文出處均註明日錄上，以便講習時檢查。

一 文字標點，雖經精密校正，但不免仍有錯誤，尙祈採用諸君隨時校改見示，俾便重行訂正。

上海開明書店編譯所謹識

開明活葉文選分級合裝冊乙種第十目錄

556.	齊晉鞌之戰	論貴粟疏	唐柳先生文集	左
559.	(補白)齊魯長勺之戰	(補白)諫封淮南四子疏	漢書	左
564.	通鑑曹爽之難	寄京兆許孟容書	朱文公全集	司
565.	566.	仁說	同上	柳
567.	(補白)論語弟子問仁	代黎元洪主廢督軍制電文	朱文公全集	馬
570.	(補白)馮副總統奉還代理大總統職權電	上大總統書	朱文公全集	宗
573.	饒漢祥	朱光耀	朱熹	左
574.	梁啟超	元錯	傳	左
583.	韓愈	生熹	傳	右
590.	周易	元	者	右
591.	袁宏道	錯		
594.	徐叔華	生		
	朱易	熹		
	凌尊	傳		
	袁諾	者		
	徐作			
	朱舜			
	居王			
	龜			
	袁宏			
	作			
	昌黎			
	雨天的書			
	同上			
	袁中郎集			
	花之寺			
	雪朝			
	曝書亭集			
	長慶集			

615. 送楊少尹序
答司馬諫議書
616. 生活之藝術
617. 恥躬堂文集序。
619. 答李翊書
626. 談新詩
631. 复李眉生書
632. 今別離
634. 書謝御史
637. 五人墓碑記
638. 祕演詩集序
645. 聖哲畫像記
648.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651. (補白)書後
654. 惜時論
(補白)送橘啓
659.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660. 柳子厚墓誌銘
(補白)書柳文後

韓王周韓胡梅曾
薛吳張歐曾
劉劉劉劉劉劉
捫蘿談虎福國陽
愈愈峻書客成藩
愈適憲樹憲藩
人石愈亮
愈人石愈

一四七三

昌黎先生文集	雨天的書
臨川集	
柏梘山房文集	
胡適文存	
昌黎先生文集	
曾文正公全集	
人境廬詩草	
柈湖文集	
歐陽文忠公集	
曾文正公全集	
庸盦文集	
昌黎先生文集	
同上	
望溪先生文集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膶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鞠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

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轔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袞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

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妾。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

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以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汝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齊魯長勺之戰

左傳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

曹刿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刿曰『未可』齊人三鼓刿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刿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通鑑 曹爽之難

司馬光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

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

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並州近胡，奸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一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

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俟衷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輶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輶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輶言太切至。輶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輶爲狂。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